明治新刻

孟子

2187
10止

孟子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朱熹集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

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也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

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

桮音杯棬丘圓反戕者人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

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

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墻。與平聲。夫音扶。言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作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瀠洄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搏。音博。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而行之可使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猶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

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

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然則犬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仁愛之心在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之白。不異於白人之白。而長馬之長。不同於長人之長。是乃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

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悦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悦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楚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先

長。上聲。伯。

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
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己之尊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
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
（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
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
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上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
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
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與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主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孟子曰若夫

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鑠式灼反。舍上聲。蓰音徙。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一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本善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音交反。麰牟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

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
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
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美也）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
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
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也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
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
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
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
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
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
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
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
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
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
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
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
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
情也哉 惡好並去聲梏工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
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
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
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
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
心猶必有發見至微而日晝所爲之不善又已
隨而梏亡之如此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
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

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則在爾若於其間不至於昏則夜氣清明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可謂有力而深切之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孰能爲此數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

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〇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宮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

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去聲辟音譬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得惡死皆人之所欲惡也欲生惡死者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可以用

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蓋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嗟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之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言二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

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苟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二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急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語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雖大至輕。雖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而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爲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

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思而以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贛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萃萃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子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能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而自至也）而人爵從之（人爵者。耳目口鼻四體百骸之貴。人之所同得。而人得以貴賤之者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要。音邀。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則其惑之甚者也。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貴於己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貴於己者。謂天爵也）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爵也。良位加己而後貴也）

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恭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助也。仁之勝不仁。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子

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蕢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蕢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蕢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蕢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侯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之道也。學者亦必以是爲志。而不以他道之有成爲可以易其難熟而甘其不貴乎熟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卷之十二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高於岑樓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

（紾音軫扭音畏紾戾也扭牽也）

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必所以處之一視

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四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鷖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之行並去聲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

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假館願畱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窮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

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然慕父小弁之怨未足爲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愈疏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

敎強聒不舍告以不利之意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憂攘之中而以罷兵自悉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任。平聲。推。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魯於隣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位卑。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曰。非也。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悦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屠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子亟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後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之謂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識子無賢

仕齊無功以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三日不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

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

足道以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曰比吾尚太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以討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主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朝不朝移之言述職之事不

五霸桓公爲盛

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
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
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
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
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

軟所洽反糴音狄好上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東牲而不殺歃書加於牲上言明天子之

禁樹立也立世子不得擅易勿命二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上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雍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逢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之功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二王今之諸侯得罪

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將軍 慎子魯臣 魯欲使慎子爲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殺民者教之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

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一十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之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 徒取諸彼以

乎 徒空亡也言不殺而人自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節心嗜欲與童僕同苦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

二十取一而足也 饋餽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古臣參祀交際之禮夷狄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而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桀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貉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小則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之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洪水者洪大之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洚音絳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稷熟故生之饕飧以飲食之 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平聲 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多聞識乎曰否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也（丑問）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學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下已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丑）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雁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

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只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二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增益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勿心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禀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橫同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作必事理昭著以至驗於人之色聲然後能警悟

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下文人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絶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

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云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命也順受其正

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有命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

好好色之人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及人也及人也及身而誠則仁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善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

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一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踐名游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句踐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所謂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暴乎人賤之榮義所守之正樂其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當貴而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己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感發以有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如其自視欽然則過人遠矣（欽音衾）（欽然不自滿之意）（）孟子

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生惡之類是也。以生道殺
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
民皞皞如也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
也。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
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
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怨

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
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

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
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
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
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窳。即人無不化。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其知
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其知
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
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
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
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
仁德之昭著。故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
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政民良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
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者良知良能皆無所由
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
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
之私然達之天下無
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
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
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里毘貝一毛
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
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
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為不
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
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
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
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
者恆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
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

也言人必有疚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

○孟子曰有事君

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此謂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後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意則餒矣

程子曰人盡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天下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

君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音粹見賢遍反上言所性之分此言其驗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心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及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一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餓文王之民無凍餓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牆下）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耕桑養蓄謂雜豢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日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去聲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下敬民節儉則財用足也）孟子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孔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高矣此言所覩益高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云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於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

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勉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而不熟見之乎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者）

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於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隣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一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不怨陀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辟讀作譬。音丕。與仳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義。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皆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莫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爲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莫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而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卑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　狎。習也。不順。太甲篇文。狎者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與平聲。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之祿謂之素餐此與立吾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孟子曰尚志曰何尚志曰仁義而已矣（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問之也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去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其位也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備用可知矣）

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蔽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聖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

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 惡平聲 言舜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人子者但知有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不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

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嘖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守者曰此非吾君之宋乎於堙澤之門** 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何其聲之似我君也何其貌之似我君也** 嘖音賾嘖然歎聲范齊邑名居謂所處之位養謂奉養也

也此無他。吾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養也許六反交接也獸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亦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

也

（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一日愈於己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下止得加二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二千生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三小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必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蓍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則如孔子之於由賜一

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元惠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有不可易之法不變其
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出也因下文設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
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矣然其所不告者
已如躍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
定體教有成法毋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殉
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公都子）

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孟子）

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謂
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
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大息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
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二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發弛）

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之以有差等一本故也無爲也

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爲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

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能能徙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使之戰鬬糜爛其民子弟皆以其所愛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內及外不仁之禍由跡逮親自然所以正人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非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載事之辭容有重複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

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杵。舂杵也。或作臼。掊。擊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衆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〇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好去聲。此引湯之事。以下明之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

王曰無畏。

書序作白。

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言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蓋以天下謂商人曰。我我也。我來伐紂。紂本爲安恣睢之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

爲去聲。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傳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非語所能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〇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去久反。飯上聲。糗。乾糧也。茹。亦食也。袗。音軫。之忍反。果說文作婐。婐。女侍也。二女。堯之二女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

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間者言我往彼來間二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禽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彼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去聲乘食音嗣簞音單羹音郎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聘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在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粢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羊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

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此方言訕音所晏反此則亦訓賴

稽大不理於口

日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孟子曰魚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殄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綿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殄絕其慍怒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殄絕其慍怒隱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隳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之蹊間 句 介然用之而成路 句 爲間不用則茅塞子之矣

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猶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豐）

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數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其是否未知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

莫之敢禦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壬執曰搏 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攘擾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士已不能用孟子而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謂性者所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膠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十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命而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明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善人也信人也 ○浩生

本害
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二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

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予教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即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能不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失正好相反太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心新也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今之與楊墨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呼骨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

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怒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非待之怒故人知此道之可及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二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二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將才之女作所以取禍徐大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褻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從爲去聲

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子盍子一也。
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子曰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尚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穴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言也守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音捨）此）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然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爲之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禮者盛德之形也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之意也）

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貌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高

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然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爲之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禮者盛德之形也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之意也）

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貌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高

貴高顯之貌。而不以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爲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椽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膾。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

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
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盍何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
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
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
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狷耻自
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孔子之所謂狂矣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掩謂
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
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
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
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
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

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
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原同

荀子原慤字皆讀作原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音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流俗者風俗類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反經而已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與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猶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趙氏曰五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

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

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
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

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何南程顥伯淳氏潁昌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況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胥陷於禽獸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十四 大尾

明治五年十月稟準

同　七年第一月刻成

正點　讃岐　日柳政憩

長門　石村貞一

補正　伊賀　高見伝

内外各國書籍處

浪華書房

墨香居　北尾禹三郎

心齋橋通安土町北入